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稗疏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許溶

經部五

春秋稗疏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稗疏二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别著録是編論春秋書法及歷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

人之所為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乃從國人立義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戎與諸國錯處實非一種觀經書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

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
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
之臆斷以至以鸜鵒為寒號蟲反斥埤雅之
訛以延之廏為延袤其廏亦為疏舛杜注郢
亭在名陵南不云即在名陵乃删其南字而
駁之尤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
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闞駰之
說誤以邑名為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

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為曹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即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鄭之鄭非鄭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郎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

在堰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丘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為齊襄公之子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人說經之中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渠錫璵據為新義暈不書族定姒非謚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稗疏卷上

岳州王夫之撰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

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為正月即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泯亂一代之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蔑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氏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為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

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沚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為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為正月則正未嘗改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

稱建子之月為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為疑言建子之月冬氣處發不得言和不知古人之候氣於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陸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之則建寅之月方在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方列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

事不足為據而其曰七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為歲首建子者以冬至為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向城龍亢地在今懐遠縣境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向國炎帝後姜姓地近蕭

縣言譙國龍亢者晉併入龍亢為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闞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傳謂向姜不安莒而歸者此也今按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者也在軹縣西北地名向上且其地去莒千里而遥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班書為是闞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矣扶溝亦

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侯師于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顔師古注云然

賵　傳曰車馬曰賵賵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為遣車但遣車塗馬為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者於壙以為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葢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賵者與秦人歸襚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

勝之陋也

紀履繻　左傳作裂繻裂與厲同禮記所謂裂鞶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緣飾之鄭康成内則注引此經文為釋繻采色繒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繻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兪反

戎　杜氏何氏皆以為氐羌之别種按氐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别舜遷之于三危後漸入内地居隴蜀閒是氐羌種類皆居

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雜處不聞氐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氐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氐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竝興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後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閒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葢曹衞之境未聞有戎居此則杜解固未確也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為準非合朔則日何由食非正望則月何由食此歷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為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日晦食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為舛妄食限在夜夜即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

蔽人所不得見故為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間不足為災故歴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尤足令人姍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乃既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即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既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専家之學闢不多而

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衆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厯爲法逺而多疏不能審定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厯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益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厯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抑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　杜氏云杞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淳于公亾國杞似幷之遷都淳于乃以地理攷證經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即亾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幷之遽舍其故國而為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書注雍邱故杞國武王封東樓公於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淳于之亾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幷淳于而始東遷也莒取牟婁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國有婁亭注謂

是年婁地屬北海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為宋鄭二國之爭地𧰼王子友遷於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淳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淳于之時未攷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邱諸城之間與莒為鄰已久離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

翬帥師　翬不稱公子四傳皆以貶詞左胡以其固請

彊君不義猶為近理公穀謂以弑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尚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於罪已彰著之後而逆億之於弑械未成之先何說邪無駮亦公族也不稱公子公孫傳以為春秋之始猶為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猶之翬也至翬以弑成桓公之簒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公子以亂國法自翬始也若益師彄之稱公子則於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儌也稱公子之與否

固無關於褒貶不肸慶父之惡豈在翬下而始終以公子稱抑又何也

濮 地以水名則凡水之濱皆可名也而亦必于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至酸棗縣濮水出焉又曰瓠子水東過廩邱為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益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為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間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衛人自于

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涖殺於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尚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為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于境上亦戮於甸人之遺意若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迂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益亦未審

觀魚于棠　棠在今魚臺縣濟水東流過之河濟合流以來河遷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

臨濟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葢臨濟上而觀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濟亦大瀆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葢魚之為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乗冰合魚聚于淵而多設罧梁罾罟以取之此謂陳魚而觀也又按杜氏於此及會戎于唐皆云方與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小而人民聚故鄰比

置邑名爲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爲邑猶今之鄉圖耳則棠唐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艾 杜解泰山牟縣有艾山而桑欽水經云沂山出泰山蓋縣之艾山南過琅邪臨沂臨沂今沂州也酈道元說地近莒之浮來後漢郡國志琅邪臨沂縣注隱六年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晉以下曲阜幷入蓋縣其水南流入泗一則發源琅

邪東流入海益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齊邑也地近于莒後為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盖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盖古拜反乃魯國都郊關内地齊方彊盛其肯至魯都而受盟乎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而屬琅邪明矣吳齊戰于艾陵其即此艾與

垂　左傳云遇于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則杜既知垂之即犬邱矣而又曰濟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不自相

背戾邪犬邱於漢為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改曰犬邱應劭曰春秋遇於犬邱在此水經注云睢水側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濟陰一臨睢水為宋地一近濟水為衛地傳稱宋公以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為宋地審矣睢陽有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雉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　杜解詳於紀地唯郎闕焉今按後漢郡國志高平侯國注有云隱九年費伯城郎在此高平於西漢為

虖縣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於宋隱公於時方將與宋為難故非時亟城之

防　郚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難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之間故文姜會齊侯亦於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間西南與成武東南之郚城同在魯西而為宋地魯既取之於宋莊二十九年因城之為臧氏食邑觀臧紇自防奔邾則其為昌邑之防在魯西南可見矣

桓公

孔父　杜氏既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則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稱名者内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何其自相刺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為孔子於玄鳥至之時於時為吉於事為亨也故鄭公孫嘉亦字子孔孫以祖字為氏孔子之姓由孔父而稱若謂孔為名豈孔子以祖名為氏乎若謂孔姓名父則古今未有以父為名者父與甫異頫之推謂凡繫字於父

之父竝讀如父母之父是也穀梁謂孔子為祖諱義亦得伸父者尊稱也孔其字也蓋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殷人也

郜大鼎　有郜邑有郜國隱十年魯取郜於宋故久為宋邑若郜國為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郜子尚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郜注云濟陰成武東南有郜城於取郜大鼎注亦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又曰郜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為一

矣成武之郜為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郜子之國也郜未亾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要此大鼎乃宋於郜邑鑄之者非郜國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國都杜解淆亂不足從

鄧

杜氏解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於漢屬汝南郡在西華鄾城之閒今屬開封陳州蓋陳地也

按桓九年鄧南鄙鄾人攻巴客而奪其幣杜云鄾在

今鄧縣南沔水之北則今襄陽樊城之地在漢江北者是也為鄧之南鄙杜氏以鄧為鄧縣明乎其為今鄧州矣巴人從夔州逕鄖陽循鄧州之南由襄入鄀若鄧國在潁川相去甚遠安得南鄙在鄾為巴人之借逕乎又莊六年楚伐申過鄧亦取道襄陽至鄧州遂東向申（今信陽州）若鄧在潁川則中隔陳蔡相去亦遠伐申安得過鄧邪鄧州之為鄧國古今不易漢書注應劭曰鄧縣故鄧侯國後漢書亦言鄧有鄾聚皆屬

南陽郡若召陵之有鄧城在鄭之東蔡之北二國謀

禦楚雖不應東北嚮而謀之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

與焉鄭蔡南至鄧而會謀斯為得之

會于郕　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獨從穀梁作郕按郕

國也莊八年齊魯圍之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其國在

濟南西北齊衛之間杜氏所謂東平剛父縣西南郕

鄉也成則魯邑也在漢泰山郡鉅平縣後為孟氏之

食邑在齊之南故曰無成則齊人必至於北門紀會

魯以謀齊難自就魯以謀安敢越齊而西會於濟北哉且地以國者其國亦與邾近齊而微弱亦豈敢為紀主以亢齊穀梁成傷加邑自傳寫之訛耳

祭　杜解云祭鄭邑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其封疆因以為氏胡氏則以為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讀如字命於周者則祭公謀父之後與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債其國邑在王畿內非長垣之祭也左傳稱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與單

伯同為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權輕安能操廢立之
權然則封人者昔於王室為封人非鄭之封人也天
子之元士視子男封人出為命卿正相當矣祭仲執
鄭之柄使食邑於祭城而以為氏則當有後於鄭而
終春秋之世鄭無祭氏之族又足以見其同於單伯
仍歸於周無後於魯也又長垣地臨濮水於春秋為
蒲所謂衛有蒲戚也而陳留志言長垣祭城有遂伯玉
墓則蔡城為衛邑而非鄭地鄭安得有封人於祭乎以

此攷之胡氏之説為是

燕　穀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鄭姞姓之國在河南胙城縣其召公之後封於薊者春秋稱北燕穀邱左傳謂之句瀆音鉤豆之邱濟陰句陽縣應邵曰左傳句瀆之邱也酈道玄亦云在濟陰句陽縣東南其地當屬曹衛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云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為七月

二十三日壬寅為六月二日丙戌為十一月十七日
或十八日但杜云從赴則未是豈有日不誤赴而月
誤者葢傳授相承之有訛耳
葛　杜解葛在梁國寧陵縣東北此則與亳為鄰之國
夏之伯國湯已滅之不得閱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
稱人而魯旅見之則皆魯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在
魯南鄗葛亦應附近於魯寧陵當春秋時為宋地去
魯遠矣此葛葢所謂葛嶧也今兖州之嶧縣與鄒接

壞當魯之南為魯附庸其後不再見於經傳固無從

攷爾

莊公

單伯逆王姬　二傳作逆王姬左傳作送言逆則單伯

為魯大夫言送則單伯為王臣攷經之言單伯者不

一皆魯事則命大夫之說為長而自此年書單伯至

文十三年凡八十二年書單伯至自齊明非一人若

彼單伯為此單伯之子姓苟非魯人何為世為魯卿

則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則必至魯而後書夏已至魯何為秋乃歸齊故二傳定為魯使往逆乃魯主王姬之昏則逆之者齊事也若魯逆之來魯亦當使魯人不宜還使周之命卿盖既使逆之以來因定遣送之于齊則可云逆亦可云送三傳未嘗不相通也而單伯之閲八十餘年無異稱則終不可解

公次于滑　左傳作滑二傳作郎滑杜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盖今大名之滑縣言次則公帥師以往

紀在魯東南今欲救紀而其君輕去國都師師以西次于曹鄭之間獨不畏齊之乘虛以致難於魯乎如云紀鄭鄑之東𨙸紀也亦不北遅于滑唯郎則按後漢書注在山陽高平縣今兖州之金鄉也既不出魯封內又為鄭紀之孔道固宜以二傳為正

大水無麥苗　周歷自夏至起至秋分為秋麥熟於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麥至小滿而盡穫安得夏至以後尚有未穫之麥為水所漂乎杜云漂殺熟麥非也

春秋紀災每於公家賦斂之日書之四月收麥五月末乃登之公廩故莊二十八年於冬書無麥益是年積雨敗麥至夏至後大水淹五稼之苗故彚記之耳此時河尚北流魯無決隄之患唯汶泗諸泉積雨坌涌以知無麥者雨敗之也無苗者水沒之也

子糾　杜氏謂子糾為桓公庶兄程子則曰桓公兄而子糾弟史記謂二子皆僖公子程子則謂皆襄公子程子所據者薄昭與淮南王書桓公殺其弟之文也

杜氏所云則荀卿言桓公殺兄爭國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經傳攷之則二說皆未得其實胡氏於納糾從公穀不稱子於取糾殺之又從左氏稱子胡氏雜用三傳惟其意以為去取則是屈古文以殉已意往往有此淆亂之病聖人立法必無一人而頃刻變易之文既稱糾為子則納與殺皆稱子矣必如左氏而後經有定論稱子者從乎襄公而言猶之乎子般為莊公之子以未即位而稱名實則在喪之孤也韓宣

子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雍有明證而傳云襄公立無常鮑叔知亂將作奉公子小白奔莒當襄公初立之日使小白為其子則尚在幼沖且未嘗有申生之釁鮑叔何為遽奉其子背父而逃其為襄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糾奔魯傳云亂作乃奔則畏無知而出糾固襄公之子也糾為襄公之子有繼襄之義故在喪而稱子小白襄公弟也於分不當立故但以名書葢襄公既弑無知又誅糾以父死子繼之義因

魯求入而襄公使民慢虐為國人所不與故大夫雖受盟于魯而不顧戴暴君之裔故桓公入而衆助之以敗魯而殺糾是糾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從子也於分當立而桓公奪之耳若夫子稱管仲之仁則自以其功在天下後世初不以糾之不當有齊而以從義予之一能從義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

乘邱　杜解但云魯地未得委悉一統志曹縣有乘邱

城謂魯莊敗宋師于此乃據應劭說以濟陽郡之乘氏縣為乘邱也乘氏曹地非魯地按傳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是宋師已深入魯地不當西南遠在曹境史記正義曰乘邱在兖州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瑕邱在今滋陽縣為兖州府治去曲阜為近乘邱自當在此

荆　楚曰荆者二傳皆謂州舉狄之也夫州大而國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舉一州以與之是縱之也

豈狄之邪狄吳不名之為揚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獨以一州授楚乎書稱荆及衡陽惟荆州荆皆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於丹陽依荆山以為國荆山在今南漳縣為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稱荆或稱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黃荆本名楚以之為刑杖則名荆楚國木名荆至其後始改曰楚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是也其地產楚因以名山而名國或亦惡刑杖之名改從其木之本號耳非春秋故抑

之詩稱奮伐荆楚又云㚖荆之旅荆國之為荆舊矣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間漢為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纘女維莘之莘姒姓之國字或作侁在郃陽渭涘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也左傳神降于莘之莘虢邑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漢為新陽縣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汝寧眞陽縣是也楚滅入蔡地蔡侯出禦而敗之

亳　杜云亳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卷縣今修武此文宣二公時晉會諸侯之亳去齊且千里去魯亦遠齊魯接壤之國會盟以講姻好非有事於西方何為遠涉千里以結盟地固有名同而實異者足知此亳非滎陽之亳傳稱夏有觀亳其地在今東昌之觀城鄰於衛而為齊魯之西界孫氏曰亳齊地得之

郭公　杜氏曰蓋經闕誤胡氏曰義不可曉是已又據劉氏以為郭亾汪氏謂亾字从人从乚與公字相近

乃公字篆文與匹字迥異不可彊通大要郭公爲失地之君與州公虞公一例其下或有出奔見執之事舊史闕之耳其稱公者所謂寓公也寓公不論侯伯子男皆曰公蓋巳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國必以諸侯之禮接之爲之名曰公與本國之君敵體耳胡氏於州公則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後稱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於周僻在東夷之小國耳義既不立於虞公則又曰從下執之之詞曹伯鄭伯皆下執之而不稱公

何獨於虞而云然

洮　舊註洮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異水出隴西過臨洮東入渭者則音他刀反水出零陵東入湘者音徒到反此洮在濟水之西濮水之南傳所謂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是也音推小反觀傳所言則洮南故屬魯而僖公以前為曹所侵奪莊公之時為曹地若洮以北則終始為曹地定公四年齊宋會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魯地踈矣

郚　公羊作微京相璠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王氏曰殷王元子啟所封其地正在魯西杜云魯下邑則公羊之說為長按爾雅水草交曰郿通谷者微微之為地下臨濟水葢澤藪也則微郿互稱有自來矣春秋築城皆曰城有堞闉也圍則曰築圍塹而已然則微圍之築圍其澤藪而已故穀梁傳曰虞之非正也於義亦通胡氏以完舊為城築為創始未是

新延廐　左傳云新作延廐趙氏謂若新作但當云作不當云新其說良是左氏似以延為廐名廐偶為之佳名無當於典故何足紀錄以實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廣袤之謂廐增則馬增馬增故廐必加廣在禮諸侯之馬六閑閑為一廐一閑良馬田馬駑馬二百一十六疋其畜馬一千二百九十六疋今魯增其閑數廣其廐以厗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稱其馬之富如駉頌所云葢自莊公時畜牧已夙矣

蜚　蜚音芳味切劉歆曰負蠜是也爾雅謂之蠦蜰廣雅謂之蟄蛻音戚䖞小蟲也形圓而薄氣臭每緣稻莖上食稻花令不成實以其害穀故左傳曰為災也劉向乃謂男女同川淫泆所生則是蟚也非蜚也劉歆引山海經白首一目行水則竭行艸則死音非之蜚為此蜚則古今不再見為怪而已汪克寬以負蠜常有不當言有為疑不知此蟲唯水田種稻則多有之魯地平衍麥稷之鄉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為災異

郚　公穀皆云紀之遺邑杜氏則云紀附庸國乃杜又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郚城按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照安東之間無鹽在今東平州相去懸絶紀安得遠有屬邑在東平即云附庸亦必相鄰附如魯之於邾牟宋之於蕭郳何容遠隔齊魯而附於紀足知杜說非矣按傳稱齊伐莒莒子奔紀鄣紀鄣者紀之郚也地屬琅邪在今淮安之贑榆此則固為紀邑矣紀亾而紀季猶保酅兼有郚邑齊復降而有之杜氏以

次成之師相連而書疑魯以降鄣故設備而東平之鄣去成為近乃於時齊魯方睦齊之降鄣將單師少何足為防葢次成之師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勞師久駐故書以示譏非縁鄣而次也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禮有此文以春秋攷之則不盡然山戎在北犯魯之戎與徐近在東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史稱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孤竹乃墨胎氏之封漢曰令支今為

永平之遷安縣固幽州之東境在榆關之内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則薊州密雲東聯喜峰口一帶高山峻谷自為國邑與燕雜處者也狄之病中國也伐邢入衛又嘗伐凡伯於楚邱固非絶燕趙而猝至順德衛輝東昌之内地蓋大行之麓下鶴井陘南逰順德之黒山據險為國者其山之西則赤狄白狄倚澤潞遼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於王廷以時享貢特阻險弄兵不純乎臣僕猶六代之義陽蠻仇池楊

氏及今川湖貴廣之土司與生熟苗猺曰戎曰狄者其族種之舊號不必定以西為戎北為狄也若杜氏云山戎北狄則又失之狄而繫之曰北乃極北塞外之狄周為獯鬻漢為匈奴不通中國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禦塞外故中國不守邉而自固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閔公

閔公　公名啟方而史記云名開者漢景帝諱啟故易

開為啟去方而但言開則沿公羊氏之瑣說謂春秋譏二名也史記桓公名允宣公名倭亦林堯叟所傳異未聞孰是

季子　仲孫　高子　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三傳以為賢之嘉之貴之或曰外之義皆未安大夫之稱猶侯伯子男之稱公皆假尊號以面諛之春秋時習俗則然而書之史册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國之臣況仲湫曰孫尤非名之正葢魯國之亂於閔

公之世為巳極閔公雖立幼穉無知唯國人之所為

故仲孫高徯之來皆不以禮見主君故湫與徯不言

使無所致命也湫不言聘不成禮于廟也季友不言

至自無所告至也國人接之國人納之從國人之尊

稱而書之所以著魯亂之甚也故曰齊桓存三亾國

魯無君無異於亾也

陽　杜但云陽國名不詳其地按漢書東海郡都陽縣

注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其地當在郯沂濱海

之間杜未攷耳

禘于莊公　言莊公者杜氏謂時别立廟廟成而吉祭

然言公而不言宫則非廟也故胡氏汪氏以為于寢

乃喪唯在殯則寢為先君之殯宫既葬卒哭則主祔

於祖寢為新君之寢矣不得仍繫於先君維時莊公

葬已踰年主祔于惠公之廟魯人亟其祖以從莊公

之主于惠公之廟廟未遷不得言莊宫為升莊公于

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宫于莊公者以主

之所在而言之實則惠公之廟也失禮之尤名不能
正益於此而見傳注皆屬未悉

僖公

聶北　夷儀　杜解但云邢地未詳其處按後漢郡國
志東郡聊城縣有夷儀聚有聶城注云左傳聊攝以
東即此則二邑皆在今東昌府治邢本都順德於時
河水北流邢本都河西東渡河而都聊城則阻大河
以禦狄故齊宋曹師次于聶北以待其遷聶北夷儀

地相密邇次聶北時已為經營夷儀矣但聊攝為齊之東境去邢遠而去衛近夷儀當是齊衛之間地桓公割以為邢都杜云邢地未是其後邢衛交惡至於相滅葢由此也聶與攝通音嘗涉反

夫人姜氏薨于夷　杜云夷魯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復入魯境杜云邾人送之還亦無所據按隱元年紀人伐夷注云夷在城陽壯武縣於漢屬膠東葢哀姜自邾徑莒欲沿海以歸齊而齊拒殺之也高密有夷

安故縣葢其地與

下陽　胡氏謂下陽邑爾而書滅以下陽舉而虞虢亾故經無此例滅者必其國也虢有三滎澤之虢亭東虢也下陽在平陸縣大陽之南濵河之北北虢也陜州之上南虢也東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為其故都逼近于虞後或渡河南遷而宗廟社稷故在下陽晉侯後再舉伐虢兼取南虢耳虢國之亾實亾於下陽下陽瀕河南虢亾下陽而未失大河

之險晉在虞北下陽在南亦不可云虞虢之塞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虢爾

江　黄　貫　江國杜解在汝南安陽縣東坡圖在蘄州界汝南地接黄陂蘄州而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濱大江有故江夏城於漢晉或屬汝南東坡圖非無據已黄嬴姓國杜云在弋陽縣今光州也地接黄梅黄之為州名肇于此貫杜氏以為字誤是蒙縣西北之貫城按蒙縣之有貫城他無所攷獨聞杜説

漢有貫縣自屬鉅鹿貫侯呂之國也貫之非貫三傳無異范甯註音古亂反明非音世之貫按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邱索隱曰毋同貫古國名衛邑蓋今東昌之冠縣毋貫冠音義相通地與陽穀近江黄北來受盟于齊自應至齊衛之境不當屈齊宋南來杜於此破文以仲已説非是

陘　杜云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按齊桓自蔡伐楚師進而南召陵在今郾城縣直蔡西而稍北既言伐楚則

已扣楚境故楚曰涉吾地召陵之盟傳曰師退次于召陵與上言師進次于陘相應則陘不在召陵明矣山經曰陘自冥阸而北千里無山蘇秦說韓曰南有陘山則陘為楚塞之山其地應在應山之北山徑微通光山固始之閒非召陵之境矣後漢書言召陵有陘亭亦范曄沿杜氏之誤也

弦

晉書地道記西陽郡治弦子之國西陽右對鄂城今黄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陽軑縣於漢屬江夏與弋

陽有楚塞之隅不得云在弋陽江黃弦皆濱江之國杜畫繫之汝南皆屬未審

天王崩　經志天王崩者此時繫以日尤爲詳確而左傳謂惠王以前年閏月崩襄王畏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不發喪夫襄王已爲諸侯所翼戴齊桓且堅勿易樹子之誓惠王一崩即當速訃以召諸侯援己弗容遲緩叔帶近在宮闈豈能秘至經年則左氏之說誣矣史本紀年表俱載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書紀年惠王閬二十五

年巳巳歲陸唯皇甫謐作二十四年當亦雷同左杜耳

緣陵　緣陵營陵也而薛瓚曰營邱即臨淄營陵非是營邱今臨淄縣太公所封為齊之都會何容遷杞於此營陵今昌樂縣也杞遷都淳于在齊南郱莒之間淮夷沿海而病之齊桓遷之近齊以避其患乃營陵近齊而去杞遠杜云杞地亦非葢亦齊邑桓公以易杞而使安既遷以後乃為杞地耳

沙鹿　杜氏云在晋地葢據卜偃之言謂災應其國則

山其境内介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而晉在河南當獻惠之世晉未嘗越大行王屋而東有尺寸之土及文公受賜啟南陽始有今懷慶地赤狄既滅乃出井陘而東有雞澤邯鄲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東昌封邱之閒鄭衛之界中隔衛邢及狄晉安得遙而有之實衛地也若卜偃之言則山崩之變大天下皆受其災而無德者當之晉惠失信妄爭以人事言應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内齊桓卒國内大亂宋襄

被執兵敗身傷中國無霸兵爭復起周室愈衰則災應抑不獨晉也

厲　古與賴通公羊注音賴是已此所伐之厲即楚圍所滅之賴也老子生于苦縣之厲鄉一曰賴鄉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間齊移救徐之師西向伐厲厲與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謂義陽隨縣北之厲鄉隨州之厲乃神農所生之厲山亦曰烈山非國也齊桓帥八國之兵以伐楚尚次陘而不洊入安能輕率一曹越江漢之北

而獨隨乎且隨為隨侯之國非屬國明矣於時隨方率漢東諸侯叛楚齊所宜招徠者何為遠涉以伐之邪

鷁

古無鷁字許慎曰春秋六鶂退飛其字从兒从鳥入聲五歷反讀如雌霓連蜷之霓水鳥也雌雄相視而孕亦謂之青雀船首畫之以辟水災飛不能高故其退飛人得而見之

項

項今項城縣去魯遠魯不能越曹宋陳而有其地左傳謂魯師滅之未是二傳謂齊滅之蓋齊方伐英

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師而北因滅項以與徐胡氏謂未有外滅而不書國者滅賴不言吳非外滅手

梁

梁國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馬謂在馮翊夏陽夏陽之梁以梁山得名謂之少梁舊為韓侯之封居秦晉之間梁山為晉望未聞有梁伯之封此梁國者乃漢中西鄉縣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亡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為故梁國後漢書言柏翳後所封

然去秦遠秦不得有其地與傳不合

鹿上　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水南曰陰汝水自汝陽上蔡西平東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則蔡之南鄙申息光黄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審甚矣漢志原鹿屬汝南郡楚於時已有申息故史記索隠以為楚地然宋齊不應遠即楚而受盟京相璠酈道元皆以濟陰乘氏縣之鹿城鄉為鹿上其地在今曹縣乃曹宋之境以為宋地斯得之矣

踐土　杜云踐土鄭地按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在漢卷縣今併入修武縣地在河内大河之北晉敗楚于城濮衞地也其還師歸國即從衞輝入懷慶取道王屋天井而歸天子要於中道而勞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鄭都新鄭地盡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復為鄭地至衡雍而作宮于踐土二地相為密邇不出修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國絶地入于王畿始終非鄭之有傳云晉鄭

盟于衡雍則鄭渡河以北而會也傳又曰鄭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亦越疆之辭衡雍踐土非鄭地亦見矣天子勞晉已畢自温反于河陽而行狩禮河陽今孟縣也其南岸孟津也從此歸雒未嘗一涉鄭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鄭地其不審久矣

翟泉　杜云雒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其云雒陽城内者據杜所見晉世之城而言非周之舊也而胡氏云近在雒陽王城之内則失之矣後漢書注云本在

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皇覽則曰太倉舊在雒陽城外秦封吕不韋雒陽十萬户故大其城圍入城中二説未知孰是要當盟翟泉時不在城内審矣且胡氏以雒陽王城合併而言尤為疎謬雒陽自雒陽王城自王城周公營雒時分建二城所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者是謂王城孔氏注云今河南城是也其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是謂成周孔氏注云今雒陽也王城在西成周在東中隔瀍水地道記

云王城去雒城四十里至漢猶分雒陽河南二縣不同一城平王東遷居王城乃漢之河陽縣迨子朝之亂王猛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自狄泉入成周晉帥諸侯城之遂為王都葢王城經亂廟社宮室想已殘燬故東遷雒陽從此至宋皆以雒陽為東都宋曰西都而王城為屬邑然在漢王城猶存為河南縣一亂于董卓再亂于永嘉至拓拔氏南遷而王城廢併入雒陽無河南縣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固在王

城去雒陽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雒陽城外故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翟泉通狄又書入于成周明初在郊而後乃入城也晉孝廉董養謂翟泉在步廣里楊衒之伽藍記謂在建春門内御道南酈道玄謂天淵池所注晉惠帝問蝦蟇之地皆據敬王已遷都吕不常已擴城之後而言後世知有雒陽而不知有河南知周之都成周而不知先都王城見翟泉在城内而不知故在城外胡氏之誤所由起也古今沿革不一類如

此其可據所見以疑所聞乎

四卜郊　公羊言三卜禮也四卜非禮者月有三旬旬卜一日四卜則踰月故非禮又云禘嘗不卜卜郊非禮何休謂天子不卜郊魯郊非正故卜尤為曲說使魯知其不正則不郊矣何卜之有洪範言作內吉作外凶禘嘗內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專聽命於神而後敢祭曾事天事親而敢以己意行乎

敗狄于箕　杜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又云故西河郡

有白狄胡杜詳於孜地而不能審於折中往往有此

陽邑故陽處父之食邑今為太谷縣在太原府南西

河則今汾州夷狄雜處乃其瀕河之北壊晉都故絳

在其中間狄在汾州安能掠晉而東晉抑不禦之於

汾西縱使深入而後敗之盖此狄亦澤路依山之狄

西掠晉地而迎敗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杜氏以長歴定僖公薨之乙巳

為十一月十二日乃謂隕霜亦在建戌之月霜當微

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此可謂學而不思矣

隕霜繫於乙巳之後安見其非建亥之月且隕霜不

繫以月葢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乍霜而草不殺亦

其恒爾安得遽言不殺况李梅之實尤非一日而成

春秋書此記自霜降至冬至恒燠耳何事曲為之說

哉

春秋稗疏卷一